



# 承诺先生

## Mr. Commitment

[英] 麦克·盖尔 著 李琦芳 译

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非结婚不可？  
难道就不能一直这样交下去吗？  
我不想跟你结婚不是因为我不爱你，  
只是我才28岁，  
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已经准备好……结婚的事。

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 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# 承诺先生

[英] 麦克·盖尔 著  
李琦芳 译

Mr. Commitment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 
云南人民出版社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承诺先生 / (英)盖尔著; 李琦芳译. —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08

书名原文: Mr. Commitment

ISBN 978-7-222-05557-5

I. 承… II. ①盖…②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15627号

著作版合同登记号 图字: 23-2008-014

Mr. Commitment

Copyright © 1999 by Mike Gayle

All Rights Reserved

承诺先生 [英]麦克·盖尔 著 李琦芳 译

---

丛书策划	万语文化
执行策划	闫青华
责任编辑	段兴民 范可
特约编辑	何家炜
封面设计	刘金山
版式设计	陈殿钊
出 版	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
发 行	云南人民出版社
社 址	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编: 650034
网 址	www.ynpph.com.cn
邮 箱	rmszbs@public.km.yn.cn
印 刷	凯基印刷(上海)有限公司
版 次	200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开 本	889×1194 1/32
印 张	9.875
字 数	150千
书 号	ISBN 978-7-222-05557-5
定 价	25.00元

---

你知道贡献和奉献的区别吗？想想熏肉煎蛋吧！  
母鸡为这道早餐贡献了鸡蛋，而猪则奉献了它自己。

——玛蒂娜·纳芙拉蒂洛娃

## 女人的那些傻问题

她（欲言又止）：你爱我吗？

我：我当然爱你了！

她：有多爱？

我：我没计算过……很爱很爱吧，爱到生生世世。

她（满足地）：好吧。

我：事情就是这样。

她（开玩笑地）：那如果我要和你分手你会怎样？

我：你打算和我分手吗？

她：不……

我：那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呢？

她：这就叫作“谈话”，人们不都是这么做的吗？

我：先让我把问题弄明白，现在是说你假设要和我分手，  
然后我会怎么样？

她：对。

我：这个假设根本不成立。

她：不成立？

我：对呀，如果我们吵架的话，一定是我做了什么蠢事，你才会想甩了我。（停顿）比如，我开始咬我的脚趾甲之类的。但是话说回来，如果我真那样做的话，连我自己都想把自己给甩了。

她：天哪！你非得这么理智吗？

我（大笑）：被你打败了。

她：快说你到底会怎么样？

我：我会怎样？（停顿）我会尽我所能让你回到我身边。

她：比如？

我：登上最高的山、穿越最干枯的沙漠、打倒吃人的老虎……诸如此类。当然，在马斯韦尔希尔区并没有那么多的老虎、高山和沙漠……不过，你明白我的意思。

她：如果这些都不能挽回我呢？

我：我还是死都要试。

她：如果我告诉你，我不再爱你了呢？

我：我才不相信你的话呢。

她：你不会放弃尝试吗？

我：嗯，总有些事情是你不会放弃的，不是吗？

她：达菲先生，你已经正确地回答了每一个问题！

我：太好了，我的奖品是什么？

她：我！

## 来谈谈我们吧

“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事情？”

那是一月的某个非常普通的星期四晚上——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。当时我正在女朋友梅尔的公寓里，而她的奇怪举动引起了我的疑问。

不知道为了什么，她在我看电视看得正津津有味的时候，突然关掉了电视机。更让我恼火的是，她竟然是用遥控器关掉电视机的，这无疑是一个火上浇油的举动。要知道，我俩之间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定：我握有一切与转换电视频道有关的权利；而作为交换，在我们购买巧克力的时候，梅尔总是可以第一个挑选她喜爱的口味。诸如此类的相处规则是在我们长达四年的交往时间里，通过不断的彼此试探和失败经历逐渐形成的。我喜欢这些规则，因为它们能让我清楚地找到在这段关系中应该站立的位置，那是我们相处的底线。一旦不遵守这些规则，很容易引起混乱。而刚才的“遥控器事件”就是在我手上发生的严重的无政府主义挑衅行为。

我的宝贝今天一定是吃错药了，她噘起美丽的嘴唇，并且

骄傲地拿着遥控器，只因为她刚刚战胜电视机，赢得了我的注意力。

“你也用不着这么得意吧？”我心里想着。

电视上正在重播《星际迷航》（*Star Trek*），柯克船长和船员回到了1920年代的美国，就是副船长史波克戴牛仔帽以掩盖他尖耳朵的那一集。年轻的琼·柯林斯也参与了演出，而柯克船长居然吻了她！虽然我不算《星际迷航》的铁杆粉丝，但也看过这集不下数百遍了。每次只要想到这一幕就让我生气，梅尔也就不得不关掉电视好阻止我的沉迷情绪。

当我到达梅尔位于克拉芬的公寓时，她就独自一人钻进了卧室，大约一个小时后才出现——把电视关掉。接着，她好似用显微镜观察外星生物般，专注地看着我。

她的表情看上去不像是生气或恼怒，反倒带着点儿好奇和迷惘的样子。即使如此，我还是觉得有点儿不安。她站起来，手里仍握着遥控器，走向房间角落的桌子，拿起桌上的霞多丽白葡萄酒，倒了两杯。将酒杯放在矮桌上后，她又重新走回我身边，坐在我的大腿上，亲了我一下。

我仔细地端详她，揣摩着她当下的意图。是要勾引我吗？被勾引的滋味当然不错，但她其实并不用费那么大工夫。梅尔，这位美丽又感性的人儿，正符合我对美女的所有追求。

不对！她绝对不是在勾引我，我判定。一定是我有什么地方做错了，诸如我忘记了什么纪念日之类的，但今天不应该是纪念日啊？

“今天不是我们的周年纪念日吧？”我喃喃地说着，试图



在声音中加入一点自信，“今天不是六月十七日！”

“准确地说，我们的纪念日是六月十八日。”

“哦！”

她对我笑了一下，又亲了我一下。

“今天也不是你的生日，今天不是四月六日。”

“好吧，很接近了，”她笑着回答，“那是在四月五日。”

“噢！”

她又笑了一下，又再亲了我一下。

“也不是我的生日，对不对？”我完全摸不着头绪，“我总不会笨到连自己的生日都忘了吧？”

“呵呵，”梅尔笑着说，“你的生日是十月七日！”

我绞尽脑汁去想，到底还有哪个纪念日？梅尔总喜欢找各种稀奇古怪的理由庆祝，所以我们有成堆的奇怪纪念日。比如

“第一次预订中国餐厅的外卖纪念日”，或是“我们第一次为对方下厨房四周年纪念日”……

“我知道了！”我语带胜利地大叫，“今天是我第一次对你说‘我爱你’的纪念日。”

“是吗？”梅尔取笑着，“你确定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我对她耸耸肩。我只记得那天是星期五，我整整一周都在期待着那天第四台将要重播的《欢乐酒吧》第一集。但就在开始前五分钟，我突然很想告诉梅尔，她是如何扰乱了我平静的心湖，而这兴奋的心情让我们错过了那一集的播出……好吧，我承认，这一切都是值得的，非常值得。

在我静静地看着梅尔几分钟后，她仍旧坐在我大腿上，表情仍然很奇怪。我试图问一些其他问题，而不是直接问她“为什么把电视关掉”这样太过直接的问题。

就像猎豹盯着它的猎物，梅尔前倾身体，又给了我一个吻，吻得缓慢而小心，又带着诱惑。或许，她还是在勾引我。

“难道女人不能偶尔对她的男友好一点吗？”她愉快地对我说。

“不，我是说……呃……好吧，可以，”我眼巴巴地瞪着电视，“当然可以。”

“我的日程表上某个时候到了，”她一边抚弄着我的耳垂，一边说道。

我就知道……

“所以，到底是什么？”我小心翼翼地问。

“我们。”

“我们？”

“是的，我们。”她平静地回答我。“谈谈我们吧！”

我整个人重重地陷入沙发里，脑中一边揣测着她到底打算要做什么。宾果！我猜对了！梅尔随便编了一个借口，邀请我在星期四晚上到她的公寓，我原本以为我们会一起看电视，吃中餐外卖（我会点宫爆鸡丁，她点的则是芙蓉明虾），然后再一起对工作发发牢骚，这也是我常常一起度过夜晚的方式。

但是这次不一样，现在我们身处于一个可怕的局面当中——她想谈“我们”，而我只想看电视上的《星际迷航》……

我们。

我们之间永远都找不到一个很好的理由可以谈谈“我们”。每次讨论这个话题的结果都会演变成讨论“我”。梅尔会拿出一张事先写好的单子，标题是“达菲要改进的事项：第一条……”，然后逐条地数落给我听。

在念到某几条的时候，我会点头表示同意，并大声答应她：“我以后会改进的。”老实说，那些都是合理的要求，像是“捡起散落在地上的衣服”、“有空的时候要打扫浴室”，或是“为什么你不像刚开始约会的时候那样子看着我了”，等等。

我们。

“达菲？”梅尔问，“我们在一起几年了？”

我当然知道这个答案，但是大脑告诉我，这只是一个陷阱。“美好的四个年头。”我大胆地回答。

“完全正确！”她回答我，愉快的声音在我耳边盘旋。而我的意志却早已神游到《星际迷航》里了——史波克正打算用细铁丝网围住收音机，做一个简易的联络器那幕。“四年是一段挺长的时间，你知道……”

我打断了她的话，即使这样做很没有礼貌。但我并不喜欢目前的情形。“四年并不长啊，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四岁的小孩，根本就还没开始上学呢。你还不会读不会写，会做的大概只是绑鞋带吧……”

“达菲，不要耍贫嘴，好不好？”她生气地瞪我一眼，从我的大腿上站起来，改坐在沙发扶手上，然后把穿长袜的脚搁

在我旁边的坐垫上。“你知道我想说什么。”

我耸了耸肩，什么也没有说，把整个身体缩成一个问号的形状。

“达菲，你爱我吗？”

“这就是你想问的？”我不可思议地问她，“那你完全不用担心！”暗暗地松了一口气，原来这就是她要的。梅尔经常问我爱不爱她之类的问题。有时候，我甚至觉得她对于我们之间的关系过于多虑了，需要我的肯定答案让她安心，不过这也是我非常愿意做的。我轻轻地握住她的手，在她耳边反复低语：“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！”

她笑了，倾身给我一个吻，也附在我的耳边轻声说：“那么，我们结婚吧！”

我的第一个念头是，这些话“轰”的一下砸向我，让我的大脑停止运作，唯一的想法只剩下逃跑。

我的第二个念头（稍有不同）是找个地方躲起来。

我的第三个念头（比较没那么不同了）是先逃跑再找个地方躲起来。

可能因为我是天秤座的，才会有这些可耻的念头。当然，如果以星座为借口可以让我感觉舒服点的话。

最终我还是没有逃跑或躲起来，因为那样肯定会令她很生气。所以我决定选择剩下的唯一方法——把身体蜷曲成球，并奢望她不会再来“进攻”。

“你想结婚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她笑着回答。

“嫁给我？”

“嫁给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本恩·达菲。”她从沙发上站起来，将裙摆轻轻往上提起，单膝跪在地毯上。“我是一位现代女性，达菲。现代女性是不一定需要等着男朋友开口求婚的。”她清清喉咙，吞了一大口酒，然后握住我的手，“你，本杰明·多米尼克·达菲，是否愿意成为我的合法丈夫，相互扶持，至死不渝？”

至死不渝。

我们怎么就谈到结婚了？在几分钟之前，我还在想尽量活久一点呢！——现在那一点点的想法怎么都消失了？

至死不渝。

为什么人们就不能用一些比较没那么严格限制的字眼，例如“下一个四年”，“到某一方厌倦为止”，或者最糟的——“在一个可预见的未来”？

至死不渝。

这就是你们所说的很久很久了吧？

“我以为你不相信婚姻的，”我说，重拾原有的机智，“你不是说过它是‘父系社会用来绑住女人的陈旧观念’吗？”我引用了在我们交往第一年的时候，常常进行的深夜辩论中的某一次的内容。我那时就在想，那个议题总有一天会被摆上台面再次讨论的。

“不错，但我改变想法了，”梅尔大声回答，以显示这个理由的充分程度，“达菲，我们都二十八岁了，已经不再是小孩子了。我想要安定下来……我的意思是，我想要……一个完

整的婚姻生活。”

她的完美嘴唇再一次紧紧地抿起，但这次是带着疑惑，这肯定不是她所预期的反应。我压根儿就不知道这样的情形是怎么发生的，我仔细地打量她的脸，希望能从中找出答案。

“不要那样子看着我。”她严厉地说。

“什么样子？”我表示抗议。

“就像这个样子。”她模仿我，把脸扭曲成好笑又精准的表情，“就好像我是个没有标签的罐装食物；就好像我是刚刚着陆地球的外星人；就好像我是个残忍的女人。”

我随着她的表情来调整自己的表情。

“我对自己过去说过的话记得清清楚楚，你不用提醒我，那样一点意义也没有。但是这就是我想要的，达菲。你认为我该为想和你共度余生这样的想法而感到羞愧？就好像那是一种致命弱点？不！我完全能够一个人独立生活，达菲，我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这点。但是现在我不想再一个人过了，我想和你，一起生活。”她说。

我小心地维持着没有任何态度的脸部表情，同时再次仔细观察她的脸，希望能找到任何一丝征兆表明她会笑着对我说：

“你上当了，对吧！”我在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，但是一切没有如我所愿，因为梅尔现在看上去就像是新闻主播一样严肃。

“你确定吗？”我怯懦地问道。

她点点头。“当然，难道你不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我直觉地回答，转而又改口，“不，”又再改口，“我的意思是……”

她喝了一大口酒，很用力地咽下去：“你的意思是你不确定？”

我很慎重地迟疑片刻，希望“不确定”这三个字是个正确的回应，而且不会被拿来当成对我不利的证据。对我来说，梅尔大脑运作的方式完全是一个谜。我常常试着了解她到底在想些什么，偏偏总是没办法归纳出一个结论：就我目前所能得知的，就是她讲了这么多，要的只是一个“承诺”。

最后，我还是选择了“不确定”为答案。“那是因为……如果我们改变了现状，你就会发现我有多么讨人厌。而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对彼此保留一点神秘感的原因。”

她用力地交叉双手，无所谓地说道：“相信我，达菲，我们之间已经不需要任何神秘感了。我曾经帮你擦掉过下巴上残留的呕吐物，看见过你剪脚趾甲的样子，也看惯了你狼吞虎咽的吃相。但是就算这样，我还是爱你！总之，我要说的重点是，你愿意娶我吗？我真的不想逼你，但我必须告诉你，我没有办法永远等待你做决定。”

我把身体稍稍往前倾，将下巴支在双手上，拼命地想找出可以表达自己目前心情的字句。但是，我失败了。我勉强从脑海深处挖出一句话来取悦她：“你是我梦寐以求的女人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就是这样了……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非结婚不可？难道就不能……”

“同居吗？”她先想出了这个字眼，那是我一直在找的逃生出口，但她却抢先一步守在那里等我了，“我们在一起四年

了，却没有住在一起。达菲，你很清楚我一直想和你讨论这个问题，但你总是在逃避。我甚至改变了方法来对待你，我不再主动提起这件事，希望有一天你会主动开口要我搬过去和你一起住，但你从来没有开口。现在为时已晚了。总归一句话，要结婚，还是不结？立刻决定，给我一个答案。”

我没有开口回答她的问题，脑袋里一边估摸着这出戏要演到什么时候才算完，而另一边还在记挂着《星际迷航》这会儿该演到哪一段了？

梅尔站了起来，一边抽泣着，一边来回踱步。“你就是不想改变现状，对吧，达菲？”她问道，努力控制住自己，不让脾气在瞬间爆发，“你希望每件事情都和从前一样？那是不可能的。”

我还是没有回应她的话，我甚至在想，如果刚才能坚持把《星际迷航》看下去的话，说不定就不会发生现在这种情况了。我俩之间从没有发生过如此严重的争执，让我有点不知所措，最后唯一能想到的只有三个字：“我爱你。”这几个字在我们过往的争吵中曾帮了我不小的忙，现在我也希望它能发挥同样神奇的功效，在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前，让一切都停止吧。

“你可以说你爱我，但你是真心的吗？我想不是吧？你根本就不敢爱我！”说完，梅尔就开始哭了。或者更准确地说，是她努力地不让眼泪掉下来，但还是没办法控制住它们。每一滴眼泪都代表着她的愤怒，她不想为我这个臭男人哭，是不想白白浪费这些眼泪吧？

我伸出手去想要抱住她，告诉她一切都会没事的。但我办



不到，因为从我们开始交往到现在，这是第一次我对一件事的不确定性感到害怕。

梅尔看都不看我一眼，用遥控器把电视打开后，消失在她自己的房间里。我呆呆地盯着电视屏幕，一直到电视上《星际迷航》开始打出谢幕表的时候，才叹了口气，又关上了电视。